

走读磁器口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唐有琴

一条石板路，千年磁器口。

磁器口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年间，最初名为白岩场，因当地曾有一座白岩寺而得名，后有传说明朝建文帝朱允炆隐修于镇上宝轮寺，故又名龙隐镇，为中国十大古镇。嘉陵江在沙坪坝划了个悠长的弧弯，水势仿佛也收起了脾气，变得温顺许多，磁器口古镇便依偎在嘉陵江这处臂弯里。

磁器口离我家不远，坐轨道一号线只需几个站就到了，是我们常去吃喝玩乐的打卡地。走进古镇，市声便如潮水般涌来。牌坊两边镌刻着“白日里千人拱手，入夜来万盏明灯”对联，生动地描绘了古镇的繁华与热闹。脚下的青石板路，光滑温润，经无数双脚经年累月踏磨，每一块都沉淀着深浅不一的岁月印痕。街道两边，鳞次栉比的店铺多为长进深户型，后房则采用四合院设计，彰显了商贾大户的尊贵地位。颜色鲜亮的布幌在风中招展，卖麻花的、卖火锅底料的、卖山货的，一股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扑面而来。麻花店前，滚烫油锅里的面胚翻腾着，发出滋滋声，金黄脆香的气息弥漫于空气之中，勾引着人们的脚步与心思；豆花店里，一碗碗雪白柔嫩的豆花盛在粗瓷碗里，颤巍巍地抖动着，上面撒着红艳艳的辣椒末，诱惑着路人的舌尖。最是那些老铺子的木招牌，木质早已深沉黯淡，刻痕却依旧清晰深刻，悬在门楣，无声诉说着代代相传的营生与韧劲。这浓得化不开的烟火气息，是磁器口最直白、最动人的开场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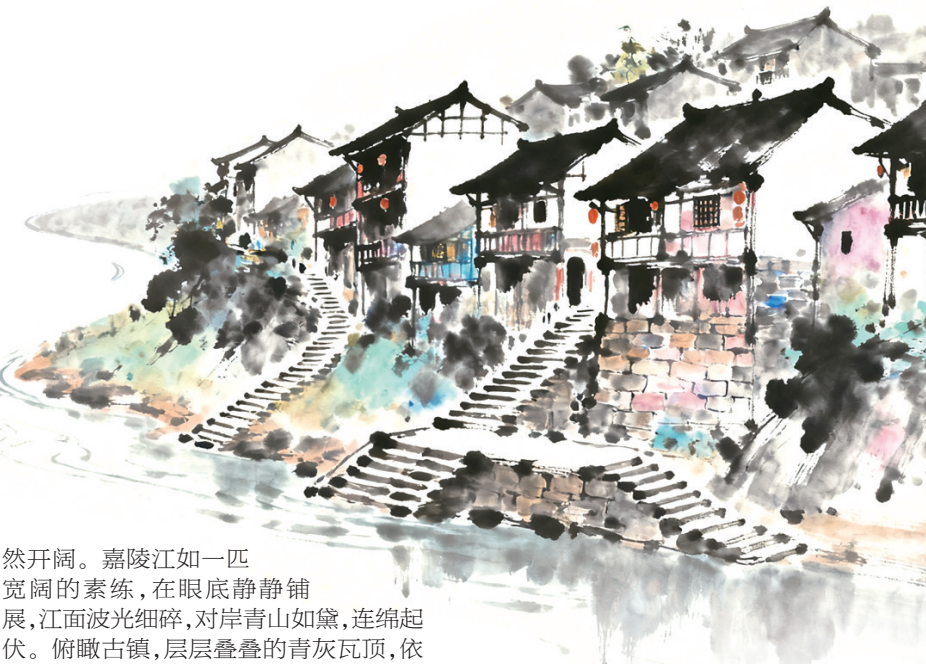
循着石板路踏向深处，喧嚣渐次沉淀。翰林院静卧一隅，庭院深深，几株古树拔地而起，枝干虬结，枝叶筛下细碎的光点，洒在爬满青苔的石阶上。屋内光线暗淡，只依稀可见高悬的匾额和墙上

泛黄的先贤画像。阳光斜斜地从老旧的雕花窗棂中挤进来，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光束中飞舞、浮沉。那一刻的安静，仿佛连时光都凝滞了，耳畔依稀能捕捉到往昔书页翻动的微响，或是砚台里墨块研磨的沙沙余韵。

钟家院则更显沧桑，院内石板铺地，墙角随意摆放着几只酱色陶罐，积着雨水，倒映着上方一小片蓝天。一架老旧的藤椅被摩挲得油亮，无声地静置于廊下，仿佛主人刚刚起身离去，余温尚存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陈木、尘土与时光混合的气息，深沉而悠长，让人不禁驻足，感受着时光沉淀的厚重。

穿过曲折的巷道，来到宝善宫。它的牌匾由赵朴初题写，大门两边有对联云：“龙隐镇笑迎四面朋友，宝善宫醉倒八方嘉宾”。雕饰繁复的门楼虽显陈旧，却仍透露出昔日的气派。跨过高高的门槛，进入天井，豁然开朗。阳光慷慨地洒满整个院落，将那些精美木雕窗棂和檐下雀替上的每一处细节都照得清晰生动。正殿内，烛火在静穆中微微跳跃，香炉里升起的青烟，在斜射的光柱中袅娜盘旋，笔直上升。正殿里，烛火明明灭灭地摇曳着，香炉中飘散出清幽的烟霭，在阳光里袅袅上升。殿内供奉的神像安静肃穆，面容平和地俯视着人间烟火，缭绕的香烟仿佛沟通着此岸与彼岸，给这世俗喧嚣的古镇平添了几分出世的宁静与肃然。

沿着陡峭的石阶向上攀行，宝轮寺的山门渐渐显现。它雄踞于古镇地势较高处，背倚青山。寺内古木参天，浓荫匝地，跨入寺门，市井的喧闹骤然被过滤成遥远的背景低音，耳中只余下风过林梢的沙沙细语，以及殿宇深处传来的若有若无的诵经声。登上大雄宝殿后的观景台，视野陡



然开阔。嘉陵江如一匹宽阔的素练，在眼底静静铺展，江面波光细碎，对岸青山如黛，连绵起伏。俯瞰古镇，层层叠叠的青灰瓦顶，依山就势的吊脚楼群，蜿蜒如蛇的青石板街巷，一切尽收眼底。寺庙里的钟声悠然响起，浑厚而悠远，仿佛将千载的时光都凝聚在这声波浪里，沉沉地播向四方，又缓缓沉入江心。

走出寺门，重新回到市井的喧闹，生活露出它的本真。一家老茶馆里，光线略显昏暗，茶客们围坐在矮矮的方桌旁，粗瓷茶碗里茶汤浓酽，蒸腾着袅袅白气。老人们或闭目养神，或凝神于楚河汉界方寸搏杀，棋子落在木棋盘上，发出清脆笃实的“啪嗒”声。寻常人家的门槛上，偶有老者闲坐，或叼着竹根烟斗，或膝上抱着懵懂的孙儿。小孩子们在小巷里追逐嬉闹，清脆的笑声在古老的石壁间碰撞、跳跃。沿江处，新建的吊脚楼群木色尚新，散发着杉木的微香，以传统的榫卯技艺，倔强地悬挑于江岸之上，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諧相融，天人合一。

嘉陵江水从容流淌，带着它目睹过的

所有悲欢兴衰的故事，一去不返。湿润的江风吹来，裹挟着泥土与草木的清润气息。回望那些依山而筑、层叠错落的灰瓦屋顶，在阳光里泛着淡淡的温暖的光泽。磁器口最动人心魄的珍藏，是独有的“一江两溪三山四街”的地貌，是一个个被标识的院落、宫观、寺庙，是正气凛然的红岩志士抗战遗址，是独具特色的川剧清唱、火龙表演，是重庆首个大型实景式演出《重庆1949》，是青石板上被无数足迹磨出的温润光亮，是各种美味的地方名小吃，是茶馆里缭绕不散的茶雾氤氲……正是这些由无数独有景观或日常生活汇成的溪流，于无声无息中刻下了岁月不可磨灭的印痕。

渡轮驶过，船尾拖曳着长长的波纹，轻轻拍打着青石砌就的堤岸。这临江古镇永恒不散的烟火气，才是它留给人世间最朴素、最火热、最动人的诗篇。



老家的东峡水库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何佳

东峡水库，因位于万州燕山乡东峡村而得名。此地风景秀丽，四周青山绵延，原始森林成片。库水碧波荡漾，清澈透明，人称“小九寨”。附近有王二坪、大山坪、牛角山、东峡沟、皂角丫龙洞、老林口等深山峡谷神奇地貌。

燕山乡是我的家乡，当地的父老乡亲对东峡水库有特别深的感情，很多老人当年都曾参与过水库的建设。1978年，那时燕山乡名为复兴人民公社，那是不怕困难不怕苦的年代。水是庄稼的生命，复兴公社缺水严重，兴修水利是最迫切的问题。

那时的农村尽管条件艰苦，但当地仍集中物力、人力和财力决定修建水库。工程上马后，每天天不亮就有人往工地赶。我家住在当时的泉水大队6队，大包、长柏、双岭和沱基大队的社员去修水库时，都要从我家老屋院子旁路过，每天凌晨和傍晚，上工和下工的场面颇为热闹，人声鼎沸。

泉水大队与东峡大队相邻，我们生产队离水库近，也差不多要走7里山路，而其他大队的社员赶到水库工地，则要走十多里山路，且要自带扁担和箩筐。我那时十来岁，有时会随父母到工地玩。工地现场气氛热火朝天，人们干劲足，人气旺，打石头的、挑土的、抬石条的、夯土的，大家分工合作，操作有序。

夯土用的是大石墩，下大上小，像秤砣。顶端凿个眼，系上粗绳，一根青杠木穿过绳子，整个重量有300多斤，由两个重劳力男人操作。他们弓着身子把石墩抬起来，然后重重地砸下。如此反复，喊着号子，两人汗如雨下，土石被一点点地夯实。压土的则是一个大大的石碾，石碾中心两端开眼，嵌进圆圆的木头，木头上嵌进驾辕。拉石碾的不是牛，而是人。几个人拉着千斤以上的石碾，在地头一遍又一遍地往返。他们身子前倾，奋力划动着双手，脚用力蹬在土上，艰难地往前迈动，就像纤夫拉纤一样。汗水滴在他们走过的地方，每一寸土、每一块石，都洒下了他们的汗水。

修引水的堰渠堪称艰险重重。峡谷地带山势险峻，两边是又陡又险的悬崖，全是坚硬的石头。堰渠要从悬崖中间穿过，社员们硬是靠着重钢钎和手锤开山凿渠。两条引水堰渠，一条从我老家屋后经过，延伸到恒德村、泉水村和沱基村一带；一条经东峡村到复兴村。两条水渠，使得东峡水库的水源覆盖了全乡所有的生产队，这是真正的民心工程和惠民工程。

当时的公社书记名叫冉广位，是一位焦裕禄似的好干部，现在当地仍流传着他的一些故事。修水库时，他跟社员们一起干活，身上晒脱皮，肩上、手上和脚上都是厚厚的老茧。因为长期高强度劳动，他的背有些驼。冉书记爱笑，对社员们很和气，笑起来眉眼弯弯的，没有一点架子，社员们都愿意和他聚在一起摆龙门阵。当时有不少歌谣，其中两首我至今还记得：“冉广位，修水库，大昂儿细崽拖一路。”这个“昂”字是方言，就是大一些的娃儿，可见当时是全民动员；“冉广位，修水库，穿窑裤儿，打胴胴儿，同吃同劳动。”窑裤就是半截裤子。这样的形象，在群众眼里却

是高大光辉的。

冉书记为群众办了很多实事，他每调到一个公社就修一座水库，大陵水库、胜利水库、涵池水库等，由于长年辛劳，积劳成疾，54岁就病故了。他当年带领大家修建的水库，至今仍在造福当地百姓。

我1997年调回燕山乡政府工作了3年多，经常下乡，走完了东峡水库两条大水渠的全程。这两条大水渠，不仅解决了全乡的水源问题，还改善了乡村出行的道路。堰渠沟沿的路面宽阔、平坦，这也是家乡最早的人行马路。

水库四周的山林里，有很多珍贵的药材、香料。当金银花开放的时候，漫山遍野的清香把水库的水都熏得香气扑鼻。在这儿，有全亚洲只有三峡库区的石柱和万州个别乡镇才有的“植物大熊猫”荷叶铁线蕨，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恐龙时代。

我对东峡水库有着特殊的情感，因为父亲早年曾在水库果园，干了近十年的柑橘技术员。我们兄妹经常到水库玩耍，这儿的石条、土坝和库岸的小路，留下了我们儿时欢乐的足迹。